

列 宁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

人民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

(1919年12月5—9日)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印张 31,000字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7月贵州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84 定价0.11元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¹

(1919年12月5—9日)

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人民委员会的报告

(12月5日)

(鼓掌，全体代表起立向列宁致敬) 同志们！现在我来向你们作政治报告，根据主席团的决定，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两个报告的联合报告。希望你们不要期待我把总结年度内所施行的各项法令和行政措施一一加以列举。这些你们从报上无疑都已经知道了。并且，几乎所有的人民委员部都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各位代表，说明每个人民委员部在总结年度内所作的主要工作。我想请你们注意某些总结。在我看来，从我们过去的经历中可以得出的这些总结，对于各位代表同志今后在各地所要作的工作将是有益的指示和资料。

首先，在谈到我们工作的政治总结和政治教训时，自然要把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放在第一位。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中，我们一直说，我们应该而且只能把自己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个部队，我们这个部队所以走在前面，决不是由于我们的程度高，训练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我们正是在这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

总的看来，我们对世界革命所打的算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革命发展的速度来说，我们经历了特别艰难的时期，我们体验到，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这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比先进国家容易得多。可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缓慢、复杂和曲折，毕竟使我们承担了极大的困难。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筋疲力尽的国家，它先后受到称雄一时的德帝国主义和一年前击败德国、所向无敌、称霸于世界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猛烈进攻。苏维埃政权竟在这样的国家里坚持了两年之久，我们首先要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如果光估计一下实

力，比较一下军事力量，那末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协约国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比我们强大得无可限量。但是在总结年度中，最重要的正是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如此巨大，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困难已经过去**了。不管我们前面还有多大的危险和困难，然而主要的困难显然已经过去了。应该弄清楚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并且主要的是正确地规定我们今后的政策，因为协约国大概还会不止一次地企图再来干涉我们，国际的和俄国的资本家也许还会重新结成以前那种强盗联盟来推翻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和恢复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总之，他们还是追求那个目的，就是想扑灭燃起世界社会主义大火中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从这一角度来研究协约国干涉的历史和我们所获得的政治教训，我认为可以把这历史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而我们在每一阶段都获得了巨大而实在的胜利。

第一阶段，是协约国企图用自己的军队来打败苏维埃俄国。自然，对协约国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阶段。协约国在战胜德国以后，还有数百万处于战争状态的军队，他们在西欧各国被德帝国主义的纸老虎吓昏以后还没有立即苏醒过来。当然，在这样的时候，从军事和外交的角度来看，协约国抽调十分之一的军队到俄

国来，是毫不费力的。要知道，当时它们完全掌握着海上的霸权，海军的霸权。军队的运送和给养也一直操在它们手中。当时，对我们恨之入骨（只有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有这样的仇恨）的协约国，只要能比较顺利地派出十分之一的军队来攻打我们，那毫无疑问，苏维埃俄国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俄国早就遭到了匈牙利那样的命运。

为什么协约国没能作到这一点呢？协约国军队曾在牟尔曼斯克登陆，日本军队在协约国军队帮助之下也开到了西伯利亚，并且直到现在还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东部占据着一块土地，西伯利亚西部各地也布满了协约国各国的部队，虽然数量不多。此外，法国军队也在俄国南部登陆。这是国际干涉我国内政的第一阶段，也可以说是协约国想用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即用各先进国家的工人农民来扼杀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这些军队的装备是极其优良的，在作战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方面的要求，没有一项是协约国所不能满足的。协约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为什么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呢？为什么协约国不得不把军队撤出俄国呢？因为协约国的军队不能同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作战。同志们，这永远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论据。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革命的困

难多么大，但是到时候，并且是在决定关头，受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就会对我们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人责备我们说这是空想主义。虽然不能在什么时候对无产阶级的任何发动都寄予希望，但是经验向我们证明，在这两年的世界历史中，我们是万分正确的。英法企图用本国军队来扼杀苏维埃俄国，它们以为这样作一定能在最短期间毫不费力地取得胜利。可是结果这个企图失败了。英国军队撤出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在南俄登陆的法国军队也都回到了本国。我们现在虽然处在被封锁、被包围的状态中，但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西欧的消息。我们虽然零散地收到几份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但从这些报纸中得悉，英国士兵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写出的信件，还是寄到英国登载出来了。我们得悉，一位名叫让娜·拉布勃的法国女同志，因在法国工人、士兵中间宣传共产主义，而在敖德萨被枪毙了。现在，法国全体无产阶级都知道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已成为斗争的口号，所有法国工人，不分派别（尽管工团主义派别之间有着看来难以克服的分歧），都在她的英名之下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了。拉狄克同志（今天得到消息，幸喜他经德国释放了，我们也许很快就能见到他）曾经这样写过：燃烧着革命之火的俄国土地，协约国军队是无法立足的。看来这不过是政论家的一

种希望，可是变成了真正的事实。的确，尽管我们十分落后，尽管我们的斗争十分艰苦，英法的工人农民却不能在我国的国土上同我们作战。结果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当他们第一次调派大批兵力（没有兵力是不能得胜的）来进攻我们的时候，因为英法士兵具有正确的阶级本能，他们便从俄国带去了布尔什维主义瘟疫。而德帝国主义者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瘟疫才把我国使节赶出柏林的²。他们想以此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瘟疫，可是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这种疫病现在已蔓延到整个德国。我们迫使英法撤走本国军队这一胜利，是我们对协约国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胜利。我们夺走了协约国的士兵。我们用劳动者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精神，夺走了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莫大的优势。

这里可以发现，依据通常所依据的标志来判断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是多么肤浅、多么模糊呵！在这些国家的议会中，资产阶级稳稳地占着多数。他们把这一点叫作“民主”。资本主宰着一切，压制着一切，资本到现在还实行着战时书报检查制度，他们把这些也叫作“民主”。他们有几百万份报刊，但是在这些报刊中，几乎没有一份能隐隐约约说布尔什维克几句好话的。所以他们说：“我们抵御住了布尔什维克，我们这里秩序良好。”他们就把这个叫作“民主”。一小部分英国士兵

和法国水兵怎么会使协约国军队撤出俄国呢？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这说明，人民群众，甚至英、法、美三国的人民群众都拥护我们；这说明，正如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所有这些上层分子都是骗人的；这说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不过是资本家的自由，不过是用金钱的力量收买舆论、压制舆论的自由。在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有把社会主义者按照民族营垒分开，并使他们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以前，社会主义者一直是这么说的。在战争以前社会主义者是这么说的，在战争时期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也一直是这么说的。这些话都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愈来愈明白，所有这些上层分子，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他们高喊民主主义，可是他们不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议会中说要向苏维埃俄国宣战。从我们这里看到的许多法、英、美的报刊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建议：“把国家的首脑送交法院审判，因为他们违反了宪法，因为他们对俄国不宣而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哪条宪法、哪个议院批准他们开战的？他们在哪里召集代表开过会？他们事先已经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法国报刊所说的正在布尔什维克化的人都关进了监狱。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也不能在本国的议会里公开说他们正在同俄国作战。

装备优良、战无不胜的英法军队之所以不能击败我们，反而从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南方撤走，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个胜利，也是基本的胜利，因为这不但是军事上的胜利，甚至根本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劳动者国际团结的胜利。我们发动整个革命正是为了这种团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当时说，尽管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但这些牺牲一定会因必不可免的国际革命的发展而得到百倍的补偿。证明这一点的是：在最粗暴的物质因素起着首要作用的事情上，即在军事上，我们靠夺走协约国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而战胜了协约国。

第一次胜利以后，开始了协约国干涉我国内政的第二个时期。现在领导着每个国家的都是一批经验丰富的政客，他们仗着处于统治整个世界的地位，在一场赌博中输了，又在另一场赌博中押上赌注。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完全受英、法、美金融资本实际支配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作了另一种尝试，逼迫俄国周围的小国——这些小国当中有许多是在战时才获得解放、才能宣布独立的国家，如波兰、爱斯兰、芬兰、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用英、法、美的金钱来攻打俄国。

同志们，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的报纸曾登过大名鼎鼎的英国大臣丘吉尔发表演说的消息，他说有十四个国家要进攻俄国，9月攻下彼得格勒，12月拿下莫斯科。我听说丘吉尔后来否认了这个消息。其实这条消息是从8月25日瑞典《人民政治日报》上转载过来的。就算这一来源不可靠，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丘吉尔和英帝国主义者们的行动正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已对芬兰、爱斯兰和其他小国施用各种压力，要它们同苏维埃俄国作战。我读到英国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在由协约国供给给养和装备、由协约国船只运送的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里并占领了儿童村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是一次真正的进军，它施用了军事的、外交的和历史的种种压力。英国资本逼迫芬兰，向它提出了最后通牒。英国资本家说：“全世界都望着芬兰，芬兰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它是否了解自己的使命，是否肯帮助平定肮脏、污浊和血腥的布尔什维主义浪潮，解放俄国。”为了这件“伟大的、道德的”事业，“高尚的、文明的”事业，他们答应给芬兰几百万英镑、若干土地和某些好处。结果怎样呢？本来，当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里，邓尼金打到了奥勒尔以北地区的时候，只要给他们极小的援助，就能使我们的敌人在最短时

期内以极小的牺牲决定彼得格勒的命运，取得胜利的。

协约国对芬兰施加了种种压力，芬兰又欠着协约国很多很多的债。不仅负债累累，而且没有这些国家的援助，它连一个月也不能维持。我们战胜了这样的敌人，这样的“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的，我们打赢了。芬兰没有参战；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协同作战，就会很快地很有把握地解决全部战斗，使国际资本主义获得胜利。但是，尤登尼奇被打垮了，邓尼金也被打垮了。在这次严酷和艰巨的考验中，我们战胜了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怎么会打赢的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呢？因为协约国所押的赌注，同完全靠欺骗和压力进行活动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它的每一行动都会激起反对它的对抗行动，结果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装备低劣，筋疲力尽。我们对受芬兰资产阶级压迫的芬兰工人说：“你们不应该同我们作战。”协约国装备优良，外表强大，粮食供应充足，还可以供给这些国家，它要求这些国家同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协约国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进攻我们的自己的军队，它只能用弱小民族的兵力来行动，但是，不仅弱小民族的工人农民不肯来打我们，就连压迫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终于不肯来打我们了。

当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大谈民主和独立的时候，这些民族对这些诺言信以为真，把独立理解成真正的独立，而不是英法资本家发财的手段。在协约国看来，这是他们的无礼；在我们看来，这是他们的愚蠢。他们认为，民主就是自由生活，而不是每个美国亿万富翁都可以掠夺他们的国家，每个贵族军官都可以耍流氓，做不要脸的投机买卖，为取得高额利润而干最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原因！协约国对所有这十四个小国都施加压力，但遭到了反抗。芬兰资产阶级曾经用白色恐怖镇压过成千上万的芬兰工人，它知道，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现在已经没有德国刺刀能够让它这样干了。芬兰资产阶级切齿地仇恨布尔什维克，只有被工人打倒了的强盗才会对工人有这样的仇恨。虽然如此，芬兰资产阶级还是这样说：“如果我们按协约国的指示去做，那一定会丧失任何独立的希望。”这个独立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给他们的，当时统治芬兰的是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芬兰资产阶级广大人士的意见就摇摆不定了。我们在这场争夺战中战胜了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既指靠各弱小民族，又排斥各弱小民族。

这一经验在巨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证实了我们一向所说的道理。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能够决定人类的

命运。一种力量是国际资本主义，它要是取得胜利，就会无比残暴地施展这一力量，各弱小民族的发展史说明了这一点。另一种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它用无产阶级专政（它把这叫作工人的民主）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俄国的动摇分子和小国的资产阶级都不相信我们，说我们不是空想家就是强盗，甚至是更坏的东西，因为他们把什么荒唐无稽的责难都加到我们身上了。可是尖锐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是跟着协约国走，帮助它扼杀布尔什维克呢，还是以自己的中立态度帮助布尔什维克？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取得了胜利，争得了它们的中立。这些小国虽然同我们没有任何协定，同英、法、美却签订了各种各样的条约，但它们所作的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眼睛漂亮，执行这种政策可以得到愉快，这当然是胡说。这是因为我们正确地划分了世界历史的力量：或者是野蛮的资本取得胜利（不管是哪一个民主共和国），那末它就会扼杀世界上所有的弱小民族；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那末全体劳动人民和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就有了希望。原来，我们不仅在理论上正确，而且在世界政治的实践上也是正确的。我们为了芬兰和爱斯兰的军队而展开了争夺战，虽然协约国用极小的力量就能击

败我们，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虽然协约国在财政、军事和粮食供应方面力量很大，为了迫使芬兰出兵，它把一切都抛到了天平上，但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还是赢了。

同志们，这是国际干涉的第二阶段，是我们第二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第一阶段，我们夺走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和农民。这些军队不能再向我们作战了。第二阶段，我们夺走了它们的小国，尽管这些小国都是反对我们的，尽管那里统治国家的都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这些小国对我们都采取了友好的中立态度，反对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是要压迫它们的强盗。

这里，在国际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正同西伯利亚农民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西伯利亚农民过去相信立宪会议，帮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高尔察克联合起来攻打我们。但是他们体验到，高尔察克所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的专政，是一种比沙皇专政更坏的剥削者和强盗的专政，于是他们在西伯利亚举行了许多次起义。关于这些起义，我们收到许多同志的准确报告。现在这些起义将使西伯利亚完全回到我们手里，而且这一次是觉悟的归来。西伯利亚农夫由于文化低和政治上无知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在世界历史上，在各弱小民族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些弱小民族仇视过布尔什维克，有的甚至用血腥的手和疯狂的白色恐怖镇压过布尔什维克，但它们看到英国军官这些“解放者”以后，便懂得了什么叫作英美的“民主”。英美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芬兰和爱斯兰以后，就开始绞杀这些国家，他们比俄国帝国主义者更加无耻，因为俄国帝国主义者是旧时代的人物，不会用很厉害的方式绞杀，但是这帮人却善于绞杀，而且绞杀得彻底。

因此，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这一胜利比目前有些人所想象的要巩固得多。我决没有夸大事实，而且我认为夸大事实是十分危险的。我毫不怀疑，协约国还会企图时而唆使我们邻近的这个小国，时而唆使那个小国来进攻我们。这种企图一定会有的，因为这些小国完全依附协约国，因为所有那些自由、独立和民主的言论都不过是伪善的词句，协约国还会强迫它们再次动手来攻打我们的。可是，这种企图既然在十分容易击败我们的时刻都遭到了失败，那我认为，可以肯定说，这方面的主要困难无疑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这样说，虽然我们充分认识到极大的实力优势是在协约国方面。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取得了胜利。阴谋一定会有的，但我们一定能够更容易地取得胜利，因